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十二

封事

已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
睿智之資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
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
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延
頸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蒙趣召且辱賜對得
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
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爲雖無不中於
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
而致其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

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
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
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
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
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
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爲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
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
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
或未悉舉則釁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
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
爲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

以近忠直若抑私恩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
師傳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
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
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
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爲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
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
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
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
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
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
爲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
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

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
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
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
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
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
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
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傳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
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
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
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
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
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
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
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常進言於朝以爲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白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爲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之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

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
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寮
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
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
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不顧
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禦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
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
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
相壽曰我昔爲王爲一府作主今爲天子爲四海作
主爲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恩澤若復令爾重位
必使爲善者皆不用心正爲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
存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

深識雄斷皆可以爲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爲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有不爲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天命以爲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攘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來真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

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卽爲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憂疑遂爲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旣行則其爲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卽有當無卽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爲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傅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誅謗之木敢諫之鼓瞽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弼有丞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

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食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爲職宰相以正君爲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爲事而以趨和承意爲能不以經世宰物爲心而以容身固寵爲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

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
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
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察
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
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
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旣重則彼得以盡
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
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爲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
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羣小
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彊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
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

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爲身兼將相然猶必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辯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